
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纂箋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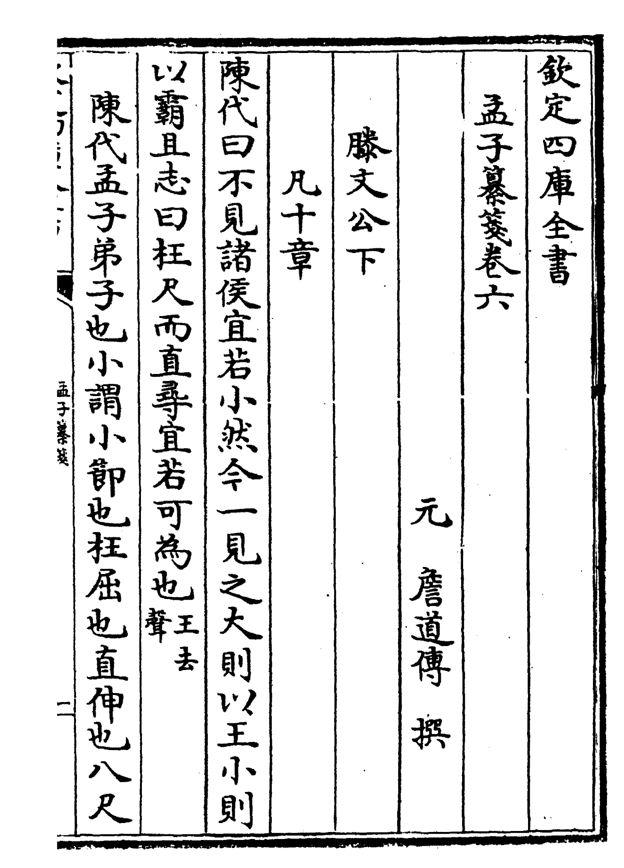
元　詹道傳　撰

滕文公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



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地官之屬若山虞若林衡川衡澤虞之職掌山林川澤田獵之政令田獵則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以屬禽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椁棄溝壑

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

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事見左昭二十四年夫音扶虞人

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

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是掌反告之以不可往見之

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

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於兩反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扶又反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下同也趙岐註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五御逐禽左是也○饒氏曰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

說遇則其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慣同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上聲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

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金氏曰衍即犀首也怒則說

音稅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

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如字於首曰冠去聲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葢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

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名鎬昭武人曾受學於朱子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部鄙反天下不復扶又反見其德業

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横行氣焰以念反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悉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記檀弓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出疆謂失位而

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工商執雞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上聲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畀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

禮曰引禮曰至先王先公大略禮記祭義之文諸侯為藉秦昔反百畝冕而

青紘音宏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

廩以供宗廟之粢盛按國語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為藉百畝王耕一墢班三之賈逵

注班次也謂卿大夫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墢卿九墢大夫二十七墢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〇穀梁傳桓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注甸

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使世婦蠶于公桑蠶

室奉繭古典反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音暉受

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音斧弗

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周禮春官天子有六宮九嬪二十七世婦諸侯半之

祭儀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季春朔旦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及卒蠶事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服祭服受之為此繭

欲為祭服也副之為言覆也若今之步揺首著副身著禕衣然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指二王之

後㪅三盆手者三淹也淹去聲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

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祭義互言天子諸侯也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此王制之文注云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眉永）（時薦以仲月）所以覆（敷救反）器者（反）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舍上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去聲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狥利而忘義

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

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

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羡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羡餘也有餘言無所貿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周禮冬官梓人為筍虡為飲器為侯鵠匠人掌建國營國為溝洫此梓匠之異

也輪人為輪為蓋輿人為車此輪輿之不同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音嗣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謨官反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通鑑周赧王二十九年宋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

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以示威服鬼神天下謂之桀宋齊湣王伐之王偃走死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

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古註夏諸侯嬴姓之國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疏禮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音成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疏禮圖云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右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

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茍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

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

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

其征伐之不蚤也尚何强國之足畏哉茍不自治而

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

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敎也咻讙音歡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通鑑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為師泄柳魯繆公時人泄柳即子柳見後篇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葢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瞯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瞯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竦(音悚)體諂笑強(上聲下同)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去聲)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音烏)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兹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音古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同

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

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上聲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胡貢反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上聲壅音擁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

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疏飛廉乃顓頊之苗裔善走其子惡來有力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之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宜氏作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字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

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横為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扶又反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

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去聲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去聲我疑於

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去聲見史記申韓傳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去聲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去聲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葢邪說横流壞音怪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扶又反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

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待洛反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音齊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

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音干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鵞者巳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鵞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音菜於蓋其入萬鍾也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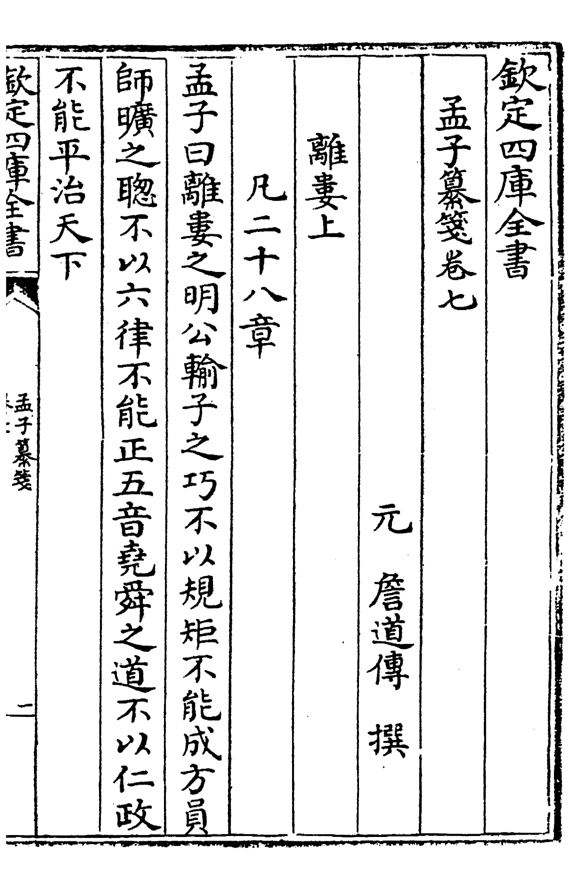
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鶂鶂鵞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去聲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

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三句出禮記祭義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纂箋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纂箋卷七

元 詹道傳 撰

離婁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趙岐註黃帝時人莊子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即離婁也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淮南子云楚王令公輸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是公輸即魯班也或云魯昭公子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音同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音泰蔟姑洗先上聲蕤儒追反賓夷則無射音亦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前漢律歷志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

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焉又箋見論語第八篇下五音同

五音宮商角徵（展里反）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令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

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為犧牲斷（都玩反）死刑必為（去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　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大同十一年上專精佛戒毎斷重罪則終日不悅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由是王侯益横盜賊白晝殺人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而不能禁也）然而宣王之時齊國

不治去聲武帝之末江南大亂梁都建康故曰江南梁太清元年東魏太傅侯景以十三州內附上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太清二年景反於壽陽圍臺城太清三年景入建康縱兵大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上為景所制五月丙辰遂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去聲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詩傳讀作嘉樂音洛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

聲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敷救反被去聲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

功多矣二句乃禮器之言所以有故曰二字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音鐸下度量之度同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

闕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去聲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典禮反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

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　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按汲冢周書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謚謚者行之迹也謚法壅遏不通幽蚤孤有位幽謂即位而卒者動祭亂常幽殺戮無辜厲

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

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上聲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荅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　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

之而又以家本於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去聲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出劉向新序雜事篇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

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悦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悦服則吾之德教無

所留礙牛代反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本名弘在宋避諱以洪字代之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音潮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上聲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通鑑唐憲宗元和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承宗自立為留後上欲討之裴垍諫而止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何如李絳曰德棣隸成德已久一旦割之恐承宗怨望得以為辭若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喻之令上表削地無令知出陛下意乃遣京兆尹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元和十年加韓弘守司徒弘鎮宣武十餘年不入朝貢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以不忠純待之十二年以韓弘為都統與裴度同討蔡十三年弘自將擊

李師道圍曹州裴度上疏論皇甫鎛姦邪苛刻因論及此云云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去聲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如字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吳都即今平江府浙西之地地理志平江舊有齊門按吳越春秋齊女質吳吳為太子聘之女少思齊而病闔閭為女起望齊門令女遊其上孟子所云即此也又按春秋傳襄二十四年晉平公亦嫁女於吳同姓也齊侯以女為媵此又可恥矣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音盤樂音洛怠敖去聲皆若效

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楚宜反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

度待落反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助語辭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詩傳云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大也

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紆勿反鬯丑亮反之酒灌地而降神也按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米爲酒名秬鬯將祭則築鬱金香草煑之以和鬯酒名鬱鬯灌乃用之取其芳香旁達以降神鬯者以其調鬯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旣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

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通鑑漢桓帝時潁川陳寔長子元方名紀次子季方名湛紀湛之子嘗問二父優劣於其祖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 此章言不

能自强則聽天所命修徳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　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音扶得失之幾平聲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為(去聲)致之如聚斂然(驗反)力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音潮)錯(倉故反)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漢文十五年對賢良策語)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爲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爲王皆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音干久益善夫音扶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倉沒反辦然自今畜之勑六反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

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漸子廉反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悉井反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爾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上聲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

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内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
諸侯之長上聲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吕氏名
尚史記齊世家太公吕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吕姓姜氏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吕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
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

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

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

合通鑑漢高帝元年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距

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

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但其意則有

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

為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去聲）之況為（去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音牝）吳起之徒（按史記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為將軍自以

能不及臏乃召之至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竊載以歸威王以為軍師魏遣龐涓伐韓齊以孫臏救之以計殺龐涓於馬陵又史記吳起衛人好用兵嘗學於曾子既遠遊毋死不歸曾子薄之與起絕魏文侯用為將嘗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史記蘇秦洛陽人張儀魏人俱事鬼谷先生學從横之術游說七國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張儀相秦主横主横者皆欲諸侯割地以事秦主從者連諸侯以攻秦辟開墾口本反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枯回反盡地力商鞅以兩切開阡陌之類也前漢食貨志戰國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勤謹則

畮益三升 注與之三升也當言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方百里之增減輙為粟百八十萬石矣 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善平糴者必謹觀歲上中下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之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 通鹽周顯王十九年秦商鞅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更為賦稅法行之 注路南北曰阡東西

曰陌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年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人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昬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

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𦕈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史記滑稽傳云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

諸侯未嘗屈辱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去聲別必列反也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援救之也權稱去聲錘直垂反也稱平聲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抹與救同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

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

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此章言直

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

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去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　王氏曰父有爭去聲下同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去聲禮牛羊豕為三牲即太牢是也亦不足

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聲身正則家齊國治去聲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曽晳名點曽子父也曽元曽子子也曽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曽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曽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曽子者可也

言當如曽子之養志不可如曽元但養口體程子曰

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去聲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閒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古註與詩室人交徧適我之適同閒非也格正也徐氏名度字孝節睢陽人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周書

冏命篇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謫與謫同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去聲下同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程氏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見荀子大略篇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音扶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

去聲者能更平聲下同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扶又反下同有其事將不勝平聲下同其更矣人人而去上聲下同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去聲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

虞度待洛反也吕氏曰行去聲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毁而反致毁是謂求全之毁言

毁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去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扶又反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驩字敖音傲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蚤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去聲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悦反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禄仕二也不娶無子絶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岐時其書尚存故引之

今則不復存矣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去聲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閒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七容反容無所勉強上聲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

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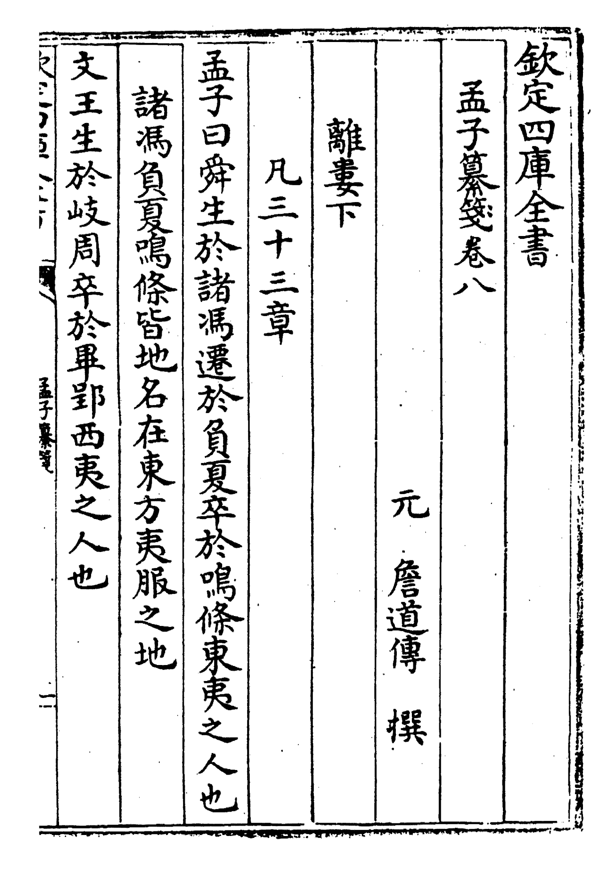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恱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厎致也豫悅樂音洛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厎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書舜典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大禹謨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厎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

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　李氏曰（名侗字愿中延平人）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音恭）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去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了翁姓陳名瓘字瑩中延平人）

孟子纂箋卷七



孟子纂箋卷八

元　詹道傳　撰

離婁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在豐鎬胡老反今有

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周禮六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

節道路用旌節語錄云古者符節多以玉爲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鐸下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平聲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見春秋外傳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音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音昏人為去聲之辟之辟周禮天官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內外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

辟除行人使之辟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金氏曰葛氏本出諸縣後徙琅琊其地自有葛氏故自諸而遷者稱諸葛以別之諸葛亮字孔明官至丞相封武鄉侯謚忠武續漢書曰亮為相十四年才兩赦或言其惜赦者亮曰云云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莫角反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音患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音乂之而已矣其賤惡去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絶者服齊音咨衰音催三月按儀禮喪服篇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注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絶者言爵禄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凡畿内之民服齊衰三月又按子夏傳云臣為君方喪三年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匹妙反掠音略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音固欒盈也左襄二十

十年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

潘興嗣（字延之豫章人號清逸嘗從濂溪遊）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必列反）如此（陳定宇曰孟子亦是述記檀弓篇子思荅魯穆公問禮為舊君反服之意）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去聲）齊王深言報施（詩智反）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上聲下同）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

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平聲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平聲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上聲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薫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絶之

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去聲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己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去聲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上聲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

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

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音扶默識如字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上聲之者安固而不摇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

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此句出韓文送陳秀才彤序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音佩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

更反

亟數音朔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古疏徐子即徐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去聲○舍合讀如字詳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去聲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兩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荅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

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

競惕也歷反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上聲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　尹氏曰

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平聲儀狄而絶旨酒事見魏策卷二書曰禹拜昌言見大禹謨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

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或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曰詩云垂帶而厲鄭氏曰與爾借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金氏曰詩中用而字結語者皆是如字之意

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去聲下同狎而不泄與褻同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形甸反其憂勤惕厲之意

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詩王黍離譜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

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神異經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犬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曰檮杌左文二十年傳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此固以為凶人之號也 取記

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必表年以下出晉杜預左傳序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

蓋言斷丁亂反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公羊傳昭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　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絶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絶也楊氏曰四世而緦音思服之窮也五世袒音但免音問殺所介反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記大傳全文本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四世緦服盡也五世則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服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之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項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

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然則祖免亦朋友之服也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篇末見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　此又承

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

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逄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逄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初患反夏自立後為家衆所殺左襄四年云羿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於窮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楚宜反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

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音鐸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作木反也扣輪出鏃令平聲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簒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古疏云左襄十四年云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

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文子使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即西施也吳王夫差破越越人選美女西施以獻請退軍吳王得西施為築姑蘇臺高三十丈遊宴其上及吳亡范蠡攜西子扁舟泛五湖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去聲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　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去聲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易繫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形甸反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去聲見如字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

驗於人也漢書董仲舒策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人事有迹而易見

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人久反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去聲之性而不為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歴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

至為歷元也史記歷書漢武帝詔太史改顓頊歷作大初歷起五行建氣物分數以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注云案律歷志以前歷上元至太初四年一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又云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故云夜半朔旦冬至也若以建寅為正則以平旦為朔此治歷之本也程子曰此章專為去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疏云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

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音利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歷更平聲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音教）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古跡云三過其門則主乎禹兼稷言之何也曰如論語言躬稼主於稷亦兼禹言之是帶說來

顔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巳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巳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巳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巳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顔子之地則亦能樂顔子之樂使顔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戸可也

喻顔子也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

然處上聲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　此章之旨於衆所惡去聲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去聲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

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

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去聲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上聲)害或死難(去聲)其事不同者所處(上聲)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莧反)

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

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力智反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　趙

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

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纂箋卷八